



晞髮集卷之九

記上

遊僊華巖麓記

由月泉至僊華巖麓十五里至巖二十里蓋余
向所記若芝掌擎空而立者故老相傳以為下
有穴與鼎湖通嘗秋夜聞水樂及擊石聲月高
風遠復不知墮在何處將至二三里有山類藥
壺倚巖側雲嵐草木相掩映日東影射其上遠

粵謝翱



望氤氳若丹光浮動疑是中別有一天地也巖
之麓曰鄭村者友人方君韶卿廬焉地馨芳草
蘭梅辛夷山礬俗呼山礬鄧花鄧與鄭音相近
故以名村環左右無他族皆依巖作屋互向背
巖為黃帝少女侑真之地垂四千年始民築祠
其上以雨暘禱輒應有欲移祠於麓以便民禱
者一夕風雨大作飄盂爐幡幢所欲移處瓦木
石隨晦冥雲霧飛空下點點有聲今祠有茂陵
旌額信不誣也祠之南二百步皆古木襍藤棲

烟霏霞鶩風颯至皆五色紛散獨被髮如人立
又有藤結子若蓮房累累而下益蒼碧可愛行
且倦憇古道觀中夢青衣掖一老人至與余言
海上方及導引事甚悉且曰穹壤間無愚曹仙
人凡知古今不為所縛翛然塵外者皆得仙子
欲以人世仙乎後二年日浴見我扶桑東言訖
乃寤有鳥自西南來綠衣紅距止藤上迴翔審
顧若欲有言於臆者方君謂余子其訊焉以記
觀之老道士年九十餘言嘗於海上見之今四

本俱
作公

百甲子矣蓋么鳳云是為記

自巖麓尋泉至三石洞記

至巖麓止十日散髮空翠行且唵頤謂方君得
流泉漈漈漱石齒吾二人以耳枕之以洗吾悲
何如方君指田間流泉故道皆達麓而來謂其
源自藥壺山出山之愚民辟田其背盡激之過
顛以故枯為陸者不知其幾年無有能復之者
乃與余行二百步至激泉處由激泉而西百五
十步皆曲溝斷石民橋其上有草類菖蒲而小

括字下
一本有
蒼字
育一
翁本作

無脊一寸皆九節蓋楚南謂之蓀又沿溝行九
十步亂山如蹲厓傾石立洼者凸者跂者伏者
仆且僵者散而布者如羝之乳如鹿之奔如鼠
之飛如鳥鵲之俯喙如兔之自吐其子猿猴之
乘藤而飲於水也如雞犬之馳於鼎而仙也其
變恠峭特余無以詰之山之僧作亭道上泉出
於藥壺者赴馬同遊括吳子善韶卿之弟君實
子肖育皆掬泉於泓漱且憇有泉鳴林薄間斷
續相應類金奏闋而石聲間作又有縹緲益近

若浮雲飛絮游空而下殆不可窮其狀聞唐有
僧名而仙行者貞觀間自南麓來結廬於此寂
然自言千七十歲有奇蓋出於周末也廬為寺
又五百年因往觀焉其碑記僧所說鉛汞事乃
效晚唐人詩獨不作秦漢以前語亦不可曉遂
由寺之西捫蘿而上得石洞巉爽峭可坐數十
人視巖前樵牧路如線往來負且牽皆交臂不
相忤又東行抵相對巨巖趾得二洞其一溫然
如春可久坐自外望之若無有者其一空迴窅

廓聞人語如投珠於壺滴泉垂草雜飛瑤續之
蒼碧欲動石平潤可抵處十數各倚梯拂蘚題
詩其上逮暮猶沾沾忘歸窮泉源直抵藥壺頂
望兩山墻立石飛聳欲墮可為亭者一處礮中
立石可為橋接西巖者一處洞傍可為屋若園
各一處蓋居於此者日遊而不知余與二方吳
君得之若行外國遇異人出奇玩相飲宴皆世
所未有故書以遺後之好遊者俾有考且屬韶
卿居焉

月泉遊記

余少慕初平叱石事知婺有金華洞瀑泉之勝
而未知有月泉也月泉在浦江縣西北二里故
老云其消長視月之盈虧由朔至望投梯其間
泉浸浸浮梯而上動盪芹藻若江湖之浮舟擁
苔於岸視舊痕不減毫髮由望至晦置竹井傍
以常所落淺深為候隨月之大小畫痕竹上當
其日之數旦而測之水之落痕與石約如竹之
畫視甃間滯萍蘚枯青相半殆類水退人家日

月舊本俱作泉

苔一作泊本

蒸氣濕墻壁故在而浮槎游拊樓泊樹石隱隱
可記余與友人陳君某至適望後二日陳君指

與舊本俱作于

萍與草以為斯泉虧落之驗蓋冲漠眇兆間盈
虛消息之理與山川呼吸往來之氣相值而不
爽也如此非必有神物主之如雜書恠錄所謂
巨魚吞吐云也泉傍舊為堂祠朱呂二先生環
闌楯甃上環詩亭上四顧烟雲竹樹復環泉石
亭不敢左其東北之山曰仙岩者遠望類芝草
浮空而立若皆有所待於斯泉而向焉者予方

石坊本若

謀日遊其間與月約盈虧泉約消長與山約無
盈虧消長亘來今以老吾詩有述仙岩之遺迹
約余遊岩之麓者將歛鹿鳴之引以擬笙鶴曰
子欲窮山中之勝而憚以足赴目乎余欣然從
之故書泉之本末以紀茲遊之始

粵某山蜂分日記

甌粵之南有某山焉跨羅浮挹九疑穴其竇而
下空洞橫亘數千里與勾漏通山之陽其民至
老死不知歲曆唯以甲子紀日由穴之陰而南

雖甲子亦不書山衆天小鑿石竅繩鐵其上屋
累累而下者若冢高者若浮圖戶養蜂分地蔭
花編竹若護蔬菓擘杉桐卷之或取雜木剝其
中為蜂房纔百之一每數日蜂輒有分者置不
問聽其所止而休焉率以蜂之多寡為家之厚
薄四時旦暮恚候於蜂故曆與甲子可無也蓋
衙而知早晚出入而知寒暑四時之花卉不同
而蜜亦異味是其候也至於有事而消吉亦於
蜂候焉濱是山之郡其人皆能言之蜂之分也

迎本坊
逆作

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偶及蜂分則趣成
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已納
采而未迎興作已畢工而未落成皆候焉或父
子兄弟分業而居則候其日時而併用之隣里
親戚置酒羸老相與賀數向之獲是而吉者例
指以為盛事蜂移之家若僕若隣無遠近遞相
報俾皆知是日之吉不敢隱有販者至其地留
一年書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而詰曆驗之皆
黃道紫微天月德活曜其星也其不分者非凶

星則常日也余聞之始而疑中而信久而驚以
愧不知茲蜂之為何物也且其王生而有髭則
為異舉族附之不敢後則為忠遭物害而去有
相失者不肯附他族必徬徨噬嚙自相枕藉以
死則為貞出則紛然先後奔走之不暇則為勤
歸則翕然集若赴期會而聽號令則為整食蜜
之餘以遺取者不怨則為廉為房以自居則為
智有蠶以自衛則為勇脩是數德而又能知天
時以協人事則夫貪賄無謀亂行離次棄君事

讎反覆變詐以取富貴利祿者身為蠱尾而不
卹雖其形則人也使其居深山中與不知甲子
之民將必顛到五行以為民害寧不為茲物之
愧哉

山陰王氏鏡湖漁舍記

越城東南多隱者居唐迄今五百載賀監宅與
玄真子嘗往來處徃徃遺跡猶在高標清氣彷彿
烟靄中茲為可尚也王氏別業在城南蓋盡
得其勝近又於其旁蒔竹萬箇加以幽花貞石

嘗一
本作
當

離立叅峙引水循亭為九曲前置屋如列舟面
鏡湖扁之曰漁舍嘗意坐及與客對禹山雲氣
冉冉墮几席稍東二百步累土為坡室方丈曰
小瀛州水環其外北望州治山蜿蜒渙鮮翔伏
迤演蓋昔人以比蓬萊實與秦望天池相賓主
而是洲遠中焉則茲名不為過負城田可數十
頃春夏之交水彌望洲小蓋浮艤榜其側含嵐
浴暉頃刻殊狀不知天壤之有瀛海也余嘗一
再造竹下良久主人晉衣冠迎客子弟儼侍立

語久益親俾余為文識其位置次第故他不遑
及或謂余公家世蓬萊下方權貴人趣治第勢
熏灼殊甚草木動相德色獨吃吃不肯歆豔附
麗及茲益守前之為益有昔名人隱者之所難
可書也已是为記

樂閒山房記

甲午秋

余與吳君仲恭同年生而動息勞佚與凡所為
事相值無同者余喜泉石物外交遊耳聞足歷
畏不即居之意少不愜輒復去宜佚而得勞居

勞字下當
有君字舊
本俱佚

里黨人情高下勢緩急張弛事後當成敗慮周
於物而能自愛其所居為屋日以爽塏靚深以
休息其中宜勞而得佚近闢山為重屋以眺遠
又屋其後為楹十有八其位置區畫類隱者所
為括人吳善父名之曰樂閒山房夫天地間雲
嵐木石崇丘絕壑足以發竒潛老多人蹟所不
到故畸人靜者得與世相忘而自樂其樂恒專
已而不讓至貶食離累垢衣蓬首獨甘心焉今
君之為此不離乎家人父子之間翁灑盥櫛之

常溫清定省之後飲食滋味之養而幽閒之適
陰眺之美一踰足越限而兼有之可謂樂矣今
君年益老見益定雖不絕物不害為閒且樂心
有外馳雖閉戶坐不與人世接樂亦未至蓋君
已知之欲推其究而言解所以名者以余為文
能識古字屬為之記甲午九月八日

小爐峰三瀑記

睦土瘠民之巖耕者發土石趾如刃游肯縻如
肋棄而復食故凡樹石竒玩之隣於耕者殆無

完景間有得全其天不毀以休息於此土皆民
之所棄也其勝處的然見於圖經者又為塵襟
俗駕旦至而睨之毀盡贅疣以醜其外樸斲竅
鑿以死其內與茲土為仇又有甚於民之所墾
者余至新亭之紫溪得爐峰紫烟浮動旁無雜
植甬肋之地以為之累而又見遺於圖經不為
人所知故得巋然以存水南出經其趾雜苔藻
不染他色友人翁君世居其下因約余賦詩聞
有龍門瀑布者相去復不遠由溪之別澗行三

五百步水皆西流余謂水於天地間西行極少
所產必珍禽恠石與有道者居焉故三萬里遡
風而西即其大者遂相與躡足蒼苔水石間有
岩穹窿如門落深瀑數十丈下為潭浴石蒼碧
類白虹飲於井而蛟龍搏之者既旬泉燕且卻
毛髮起豎由穹窿捫蘿而上望雙流繞麓石益
深翠日且晚各賦詩岸幘乘月而歸約九日尋
源至其頂如期携酒挿菊遡雙流益東古藤青
壁殆非人境沿溝溪二百餘步地稍峻泥如沙

欲流者數處仆且起亂石雲浮烟嵐薄林木片
片欲斷足相趾而進不敢視稍間斷前足已遠
後者望前者如乘雲空中遺影在地進至峽得
一瀑自巖下為三級流乳成池四顧巖壁木根
翠色欲滴衆客青篔白恰浮杯乳上舉酒酌水
遺骸核其中樵童牧豎觀以為異復攀亂雲上
稍南一石欽嵌飛動瀑蜿蜒如舞白虹而下涎
沫轉棹余無以名其狀復緣厓至頂望乳池上
復二級流乳叢薄中草木皆芝朮香盖峽中所

攀一
本作
登

沫舊本
或作味
非

望而未見者明日復由前峽登前壁望上級乘
蘿裹濕蘚下與瀑屬歸而定其處為三瀑識其
可為亭者四曰放鶴在瀑頂曰穹石在下瀑布
石旁曰可憐在上乳池之下曰弄月居亂雲之
上可為橋者二跨中瀑曰玉峽居兩瀑合流曰
雙泐為圖遺同游者謀之不欲竅鑿樸斲贅疣
焉以累茲山始榜蕙葺葑以備藏修種梅為本
瀑旁為泥丸散桃巖上下春秋臨流濯髮夏乘
風長嘯頂上冬看水柱如是以老吾年足矣橋

與亭以某月經始先紀其事與同遊各賦六詩
書於後後二年亭成而刻之石

晞髮集卷之九終

旌德劉
聖立書

晞髮集卷之十

粵謝翱

記下序

遊赤松觀羊石記

種種舊本
俱佚下一
種字

真舊
本俱
作願

金華洞為初平叱石處余髫而聞之髮種種乃
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五里
有山曰赤松今為寶積觀觀傍祠二仙即皇氏
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真變恠抵悟宛然
如羊多為樵牧及好事者取去道士拾其遺蓄

歷坊本後
跋本俱
作跋本
一

觀中余得借而觀之者三處其一天井東僅十
數角蘄然羣伏且起狀無抵觸意苔蒙茸若草
藉地可近而玩其一並曲池之北岸累石為山
叅布伍列犬牙其上卧者十八九伏者十七抵
者蹶者十五歷險而跋者十三倚而齧跪而乳
者十一若觀古鼎彝寤之蹟於石形不求完而
意自足其一積小坻位置加密跋伏齧乳抵蹶
與前變態略同復有拱而人立者奇崛特甚道
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羣羊伍余曰是不可易左

略字下舊
本失同後
二字

沈舊
本俱
作岑

石字下
舊本失
去字

元放之遇曹瞞其化而為羊與茲羊之化為石
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茲石若憑而游若蛻而
休茫乎日與對而泊不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為
是物乎道士顧笑衆皆沈寤起立若植以余言
為然故書以啓後之遊者其所觀三處道士倪
某唐某王某云石去初平仙後若干年為樵牧
好事所取及移來此又若干年道士悉能言之
於游者非有所繫故不書

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東傳
本俱
作東

金華洞去縣三十里洞有三道赤松東西鹿田
上而下遠望若建瓴水及至復平夷無他險道
北山由上下氣喘喘不暇息然亦不覺勞苦下
洞之右為楸亭亭上望洞口若鐵甕石正青黑
洞內外分為兩由鐵甕入可坐數百人有穴如
墓頤水出自頤入地中下山復不知何處由頤
入卧小舟僮僕篝火傳舟進至岸窅空廓行
颿颿有聲由右轉左復從頤出洞外洞外二百
步至中洞口自洞口束炬回旋入地底一出出

良久有二里至上洞上洞分左右為兩變恠開
闔為體各不同而天地山海人物之類最多歸
而以其類識之摠六十有四併十二而五得五
十七為仙人藏身處一石黃色亘地在外洞右
為道人比肩而立各一在外洞上頂旁為大士
垂珠纓絡箕踞而坐者一在石之右凡為人之
類四而形影小大有不犯焉為碧桃枝實累累
垂下者一處在於外洞頂右為石筍拔地而玉
立者一斜上蒼紫而迸於地者一在洞中水簾

在外洞左
下舊本俱
失下一左字

後凡為植物之類三而苞萌蕢實有不犯焉為
蒼龍首尾相應者一在外洞左左右對為龍頭
角鬣尾及爪痕如王者各一在內洞右為蒼白
兩龍鱗鬣欲夾石梁飛度者一在上洞左角為
右黑龍而白蛇自背繞其脇者一為蟾蜍三足
一在石門限北為遊魚布影於石者一在外洞
頂西北為蝦蟆匝地者一在墓頤蓄水旁為石
蜂巢房牖如綴者一在蝦蟆石上頂為石獅子
為石虎而踞者各一在雪山前為大小象脚大

為石虎而
踞舊本為
俱作虎
俱作虎

二小一在內右轉左凡為山海奇恠之物摠十
有四離而為二十有一而鱗介羽毛飛走有不
犯焉前後雪山一在上洞為雲霞五色二在霜
石上稍西及上洞右為仙人望月者一在墓頤
受日處正圓如三五夜為日影射石壁類月光
在地者一處在上洞石之左為北斗七星窠一
在外洞外之左凡為在天乘象之類九不犯二
三焉為天涯海角各一在下洞內右滑臺一在
內之左為石紋細湧如水波浪痕者二在下右

池舊
本俱
作地

上左為仙人種玉田者一在下左丘畝步角可
數為天池一在上洞天扉下石井一在上右角
下皆深黑莫測所窮凡為在地之類八不犯一
二馬為石門限溜室窻櫺各一在石限內為石
柱一在大小象脚外石室一在水簾石筍後水
落沙石盛之輒滲下不溢簾後束炬可立先出
者視互出入者與束炬立簾後者若神人然為
石梁一在天池左可數十丈為天扉中拆日光
射其內者一從洞背尋拆處復不可見凡為棟

宇之類七而求其犯者無一焉為石鍾鼓自洞
頂懸而虛其下而聲各如其所名者一在僊笠
東為僊笠一在鼓西為筆格而山立者一為硯
滴石穿溜若引蟻鑽珠而洞頂滴泉正當其處
一與筆格自為左右為懸鍾寶蓋類雲氣結而
天花雨者一在鍾鼓南為天人掛衣痕感感如
新者一在石床右石床一在衣左為小掛衣一
在外洞黃石上側為水簾飛空而下類珠碧綴
成者一在中洞旋石中為小懸鍾二在中洞及

上左凡為器玩之物十有二而求其犯者無一
焉余嘗喜獨行山水間遇古蹟竒玩見於外有
過此無不及者至內觀若神犀寶鼎燭影圖物
夔龍罔兩天地山海之藏皆莫得逃其狀此為
尤絕友人方君鳳既集為行紀志所變恠先後
有差余嘗欲與善畫者日夜相對盤礴其下寫
為圖分合數面求書尾於山林畸人靜者傳之
後數百年以為希世之寶而力有未能輒叙其
槩而為之記凡以昔之得游而觀者數千百年

既不可知其人而往矣後之欲圖而觀者數千
百年豈無有與我同志者其於此庶乎其有考
也歲屠維赤奮若月孟陬粵人謝翱記

鹿田聽雨記

鄉余見南岳僧言嶽頂望日出海看雲生樹石
與巖屋聽風雨曼異人世嘗疑其言之過比遊
金華之北山宿東西鹿田夜聞風雨聲滃鬱滃
隘琤琮澑泚泚泚浮浮冷冷瑟瑟或散或裊或
赴或休或激或射或凌或漉或沉或淫或益而

溢其過虛若乘其擊實若盈其舉朽若勝其振
於葉也若憑其赴於壑也若崩其回旋於空而
薄乎軒窻也若濤風擊舟而擁於敗甍是不可
行而詰其名也蓋其地近洞天山川鬼神虎豹
蛟龍虫蛇罔象烟雲水石之所聚故聲鬱而不
散其石虛窾窳坳圻圜洼臼崦崦口鼻之所
出故其聲洎以深其林木藿霏枯新堅脆榮實
癭液之所生故其聲泛以嗇其勢之來也殊方
其席而怒也殊力其散而遊於物也殊值故能

若無若有萬變而不窮而畸人孤子抱膝擁衾
感極生悲而繼之以泣故其聽也獨真於是信
鄉之所聞於僧者不謬然僧之聽乎此與人世
異而吾之聽此復與僧異知吾與人世與僧之
所以為異則茲遊也將必有與我不異而深知
此聲者乎是為記

遊石洞聯句夜坐記

藥壺山其初揔謂之仙巖余取其狀類藥壺且
奇崛特甚故別名之三石洞之遊直抵其頂拊

摩苔蘚擷靈草若芝朮而莫辨者歸於洞掬乳
泉嚼燕之山之僧曰師遠者嘗遊方之外喜夜
坐見予抵掌荒落蜉蝣蟬蛻以為異邀宿寺中
設燎露坐望藥壺諸巖連洞如井河漢衆星掛
其上小者欲飛大者欲滴環視北斗無見者以
問遠遠云諸巖藥壺直西北最高北斗墮其脇
故經年未嘗一見獨蘿陰缺處見南斗厯厯衆
皆瞻仰嘆異遂以足厯目覩日夜所得沾沾自
喜若恐失者與子善韶卿君實默識以一人糾

之由甲而乙各受其意以為句有次第語不逮
意責在衆意外而語自工以責糾者是夜將分
有影射西巖初如珠光走盤浸大如席湏臾光
遍樹石閃閃飛動視東巖月復未吐益信仙宮
深處所見日月光影徃徃與人間不同無足怪
也復續聯句思益苦遠見為能為相與不自知
對坐兀兀達旦盖先夜與子善宿韶卿家因讀
韓孟聯句舉此為例每得一聯書於紙有未合
衆爭句糾爭意始各執其是不相下執愈甚爭

愈力卒至於當而後已既成以為善故是夜復
如之先得韻四十四後三十八與題洞諸律絕
句皆楷書為卷復相與正其重複踈漏者竄若
千定若干是為記

睦州詩派序

唐代言詩在江東者戴發運叔倫許刺史渾潤
人丘員外丹丘庶子為顧著作况陸處士龜蒙
姑蘇人孟先生郊嚴處士惲釋子皎然吳興人
駱少府賓王張處士志和僧貫休金華人賀賓

客知章四明人嚴長史維秦徵君系吳舍人融
僧澈越人張處士祐金陵人吳韶州武陵廣信
人羅給事隱新城人項少府斯天台人薛補闕
令之歐陽生詹閩人其他雖遺逸不可槩舉率
郡不過一二人多者三四人惟新定自元和至
咸通間以詩名凡十人視他郡為寡施處士肩
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頻喻校書鳧世並有集翁
徵君洮有集藏於家章協律八元徐處士凝周
生朴喻生坦之並有詩見唐間氣及文苑諸書

皇甫推官以文章受業韓門翱客睦與學為詩者推唐人以至魏漢或解或否無以答友人翁衡取十先生編為集名曰睦州詩派以示翱翱曰子睦人也請歸而求之母貽皇甫氏所云舍近而尋遠則詩或在是矣癸巳夏五書雙洪精舍

登西臺慟哭記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章水湄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

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

憇祠傍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
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
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時
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
老江山人物睜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
從南來滄浥淖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
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薨朝往兮何極
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子有味焉食歌闋
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

南字上
一本有
西字

來歸一
本作歸
來

憇於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
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
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岍宿乙家夜復賦
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余與丙獨歸行
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
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
以著茲遊之偉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
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
偉其為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余嘗欲做

詩字上一
本有時字
一竟作時

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
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
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
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晞髮集卷之十終

旌德劉
聖立書

跋晞髮集後

余按部至海陵儲少卿靜夫出示晞髮集一帙
乃宋逸士謝翱臯羽父所著余三復之愛其詩
文竒古可法且悲臯羽之志節將泯然不白於
世也遂篋付唐運使文載校而刻之夫君子嗜
義而殞身小人貪得而苟免使俱一時漸盡則
來者何所勸懲哉翱一布衣而樹立偉然尤不
可得後人所當亟以表章者嗚呼臯羽豈但文
辭之工哉讀是集者尚論其世可也

弘治十四年十月上澣日
翰林郎監察御史柳陽馮允中書

旌德劉
聖立書

晞髮近藁小引

福唐黃坤五語余晞髮集近世行本多遺漏曾抄畜二十餘首皆刻板所無余聞之心往恨其不携行笈得一見也從子愚忠自苔上潘氏抄得晞髮近藁一帙為發狂喜原集古詩大半此多作近體屈蟠沉鬱吐茹竒艷皆世所未覩豈即黃春坊所謂與然黃云二十餘首而此編有五十首數既不合且此署晞髮道人近藁當是末年未定殘草別為一卷流傳人間又非刺本

零星遺漏比也然則黃氏二十餘首又不知何詩矣惜春坊云亡不得一質證之此帙附天地間集十餘首即舉羽所編當時諸公詩也按本傳有二卷此亦不完書潘氏藏本為陸子傅手蹟有題識子傅名師道吳人

旌德劉
聖立書

晞髮遺集目錄

卷之上

近藁雜詩

過杭州故宮 二首

重過 二首

野望

無題

春閨詞

四皓

散髮

友人自杭回建寄別 三首

孤山

雪

畫秦宮人

織婦歎

商人婦

憶湖上

悼古季青

蠟梅

留別顧君際

後桂花引

吳山謁祠

雪後湖堤步歸

梅花 二首

往姑蘇與友人別杭州

雪霽有感

山中道士

餘杭樵歌

書文山卷後

十年

秋夜詞

除夜舟中遇雪

元旦舟中聽潮

鷓鴣步尋方元英故居

青筍亭

題酒家壁

正三立春

贈山中友

沙岬登舟

僧房齋壁

山居

望仙都山

二首

壘山

社前

艤舟江心寺

歲月

雪女吟

文房四友歎

秋社寄山中故人

寄韶卿

見宋遺民錄

卷之下

金華遊錄

補錄

續琴操哀江南

我赴薊門四之一

瞻彼江漢四之二

我操南音四之三

興言自古四之四

晞髮遺集目錄終

旌德湯
玉戾書

晞髮遺集卷之上

粵謝翱

近藁雜詩

過杭州故宮二首

禾黍何人為守閣
落花臺殿暗銷魂
朝元閣下歸來燕
不見前頭鸚鵡言

其二

紫雲樓閣讌流霞
今日淒涼佛子家
殘照下山花霧散
萬年枝上挂袈裟

重過二首

複道垂楊草欲交
武林無樹著凌霄
野猿引子移來住
覆盡花枝翡翠巢

其二

隔江風雨動諸陵
無主園池草自春
聞說就中誰竄泣
女冠猶有舊宮人

野望

心遊太古後轉覺
此生浮天外知何物
山中著得愁岬花低
草色潮水逆江流
消長盈虛裏令

人白盡頭

無題

天風下黃葉山樹挂綠蓑
世情逐流水東去無
迴波可與語人少不成眠
夜多濕雲黏短髮漂
泊奈愁何

春閨詞

手觸殘紅頭懶梳
香隨蝴蝶上衣裾
暖風吹睡無言語
又向床頭看夢書

四皓

冷却秦灰鬢已翁紫芝歌罷落花風若教一出
無遺恨莫入留侯準擬中

散髮

乾坤一楚囚散髮向滄洲詩病多於馬身閑不
似鷗因看東去水都是夜來愁晚意落花覺殘
枝香更幽

友人自杭回建寄別三首

同來不同去離別暗銷魂閩浙若同水遍舟送
到門

其二

潮信到嚴瀨水色過衢城寄潮不寄水潮去有
回程

其三

水到衢城盡梅花上額生不如寄明月步步送
君行

孤山

又冒晴絲向水涯寒雲冉冉護巾紗能知綠鬢
幾回至欲作黃冠此處家已把掖垣等茅舍不

愁封禪對梅花晚風吹袂過船去看鶴上天衝
碧霞

雪

片片何似無根零亂花任隨飛到處不揀是
誰家縫密天如翳擊深樹半斜城中新酒貴羈
旅若為賒

畫秦宮人

宮人字玉姜秦時逃入山是為毛女漢魏
間人猶見之

結草為衣類鶴翎初來一味服黃精宮鶯幾處
啣花出猶向山中認得聲

織婦嘆

待得蠶蠶繭上絲織成送女去還歸支機本是
寒砧石留取秋深自搗衣

商人婦

抱兒來拜月去日爾初生已自滿三歲無人問
五行孤燈寒杵石殘夢遠鐘聲夜夜鄰家女吹
簫到二更

憶湖上

擾擾忽半月征衣雜市塵頗疑湖上客不是城中人
岼柳垂拂槩山雲泫濕巾明朝在何處相怪墮凡身

悼古季清

典刑前一輩言語尚風流詩律縛不住梅花惱得愁
雲烟今變滅老病揔宜休喚醒菟裘夢嚴城上雨秋

蠟梅

冷艷清香受雪知雨中誰把蠟為衣蜜房做就花
枝色留得寒蜂宿不歸

留別顧君際

萬里行可到詩人吟到難愁來時自語寫出許誰
看月落望如失山空坐更寒此時多少意欲別路漫
湯

後桂花引

修月仙人飯玉屑瑤鴨騰騰何處熟吳剛生愁樹
合劄毫飄玉斧高枝折此時待罪扣帝庭素

蛾騎蟾淨泪零月中落子如雨星至今收拾無
六丁

吳山謁祠

吳山坊頂戴高祠禁地淒涼江水悲却是北人
題記壁迤南耆舊獨無詩

雪後湖堤步歸

無求如有得散策堤邊行山碧眼花亂水寒毛
孔生窮冬疑有雨一雪却成晴勞謝天涯月相
隨步入城

堤邊一作堤

梅花二首

春過江南問故家孤根生夢半槎牙到無香氣
飄成雪未有葉來開盡花

氣一作去

其二

吹老單于月一痕江南知是幾黃昏水仙冷落
瓊花死祇有南枝尚返魂

往姑蘇與友人別杭州

北關到吳會烟草亦詩情飲少但知價行踈數
問程天陰月不死江濶水能生別後不得寐相

作還一

思還二更

雪霽有感

夜長春度夢門雪擁笆籬不倚成山積情知有
霽時日高簷自雨氣上瓦如炊風過梅花湯寒
香只戀枝

山中道士

山中道士服朝霞二十修行別故家留客一杯
清苦蜜蜂房知是近梅花

餘杭樵歌

樵斧丁丁響翠微
頰肩半脫汗身衣
因來避雨巖前洞
畏得山蜂和蜜歸

書文山卷後

魂飛萬里程
天地隔幽明
死不從公死
生如無此生
丹心渾未化
碧血已先成
無處堪揮淚
吾今變姓名

十年

忘卻寒溫語相逢
一揖休十年只如此
今日若為愁
月白夜亦晝
山寒春更秋
無情溪澗水只

是中灘流

秋夜詞

愁生山外山恨殺樹邊樹
隔斷秋月明不使共
一處

除夜舟中遇雪

歲月安有限利名心未灰
雪飛今夜止潮去隔
年來交友窮中見江山
盡處回家人誰念道耳
熱不因杯

元旦舟中聽潮

東望拜潮水無家在客船
一來仍一往今日又
今年有信從天外緣聲到
枕邊海門春樹暖吹
浪起晴烟

鷓鴣步尋方元英故居

遺像雙臺下結廬烟水傍
子孫今幾世風雨半
他鄉山靜雲眠影菜乾
垂食香高名故相壓吟
苦不成章

青筍亭

青山何處似疑是剡溪傍
採筍無人到生莎滿

徑荒水交難辨色花和不同香歸路逢樵子麻
衣草結裳

題酒家壁

綠陰深處問天涯黃鳥聲中見酒家樹上猢猻
摘殘果向來纔見是春花

正三立春

舟中隔歲話偈似信誰從山帶去年雪春來何
處峰移軍增野竈落磧減樸春明日金華洞牧
羊尋故蹤

贈山中友

散策亂山雲值此山林友種松高及身掃葉落
隨手斫盡松上枝縛作山中帚夜夜對西峯明
月生戶牖

沙坪登舟

五里兒女步虛沙暎斲筇雲支半山石帆席上
溪風數雁憐身隻聞鶻願耳聾市橋東半榻側
影夕陽中

僧房疥壁

松樹落釵股曉行猶見燈圓亭方井水老寺少年僧澗響夜疑雨雲寒春欲冰山僮錯相認應道我來曾

山居

宿火石中取人烟隔斷霞盜侵隣壤粟女寄外翁家野樹刺生葉枯松藤纏花老翁頭未白相對話天涯

望仙都山二首

鼎湖只在柱峰上地險山空不可家山下人居

五六月天風吹雨碧荷花

其二

作神人
道人誦經半峰下洞裏山神不敢歸我欲乘風到峰頂擘翻荷葉作蓑衣

疊山

礪魄復崔嵬晴雲撥不開鐘聞上界響石自太湖來靈草擣為藥寒松燼作煤欲窮登覽興未到已徘徊

社前

無家借燕住離別又經年客館依山上春分到
社前雨來換宿水雲起暗晴川颯颯吹衣帶因
風問去船

艤舟江心寺

數聲清磬出晴暮落木人家散烟霧風送年年
江上潮白雲生根吹不去

歲月

歲月記不得曾行此處村日歌眠石影樹長蝕
藤根晚羨棲猿鳥春來問子孫勞生空可說不

是欲忘言

雪女吟

卷畫溪頭斂翠眉綠楊扶起又低垂春風盡與
花為主不解庭前百結枝

文房四友歎

兵後四友流落有訪得之者則頂禿足折
笏碎幅裂自秦以來未見吾黨獲禍如此
之慘者是以為之長太息云

昆吾莫邪輕毛錐平生故人皆引去剡溪之哲

作慄
一酷

怒髮豎
一作藍
髮怒

但一
作待

絳邑黔獨與石君作一處中書間起免冠謝輒
被溺冠仍媢罵見幾自媿後穆生正恐髡春不
與赦有時怒髮豎相如熟視蒙恬挽其鬚泓尤
綸棄敢自愛老龜支床息猶在荆山風雨朝暮
號璞在吾懷足何罪恨不雪恥鼎諸姬背水一
戰漢為池楮生不改舊邊幅三禡何但高閣東
客卿騎項百折磨猶恐玄能赤吾族此時不平
義重生陽城裂麻欲死爭平生國士立橋下誓
死守此漆身啞

秋社寄山中故人

焚子來時人送客不堪離別淚沾衣如今為客
秋風裏更向人家送燕歸

寄韶卿

見宋道
民錄

莫因梅柳憶西湖且守仙華小隱居霜木絕憐
諸老盡雨燈動是十年踈休官陶令長思友陋
巷稽康懶報書衣食有餘休浪出我愁無地可
耕漢

晞髮遺集卷之上終

旌德劉
聖立書

晞髮遺集卷之下

粵謝翱

金華遊錄

己丑歲正月謝翱舉羽方鳳韶卿約遊洞天
十一日辛卯韶卿携子肖翁入邑與舉羽及陳
公凱君用弟公舉帝臣會韶卿夜賦詩示同遊
者

十二日壬辰陰寒韶卿拂曉取道上洛之吳溪
過吳似孫續古約俱行至橫溪訪柳時聲父子

晞髮遺集卷之上終

旌德劉
聖立書

晞髮遺集卷之下

粵謝
翱

金華遊錄

己丑歲正月謝翱舉羽方鳳韶卿約遊洞天
十一日辛卯韶卿携子肖翁入邑與舉羽及陳
公凱君用弟公舉帝臣會韶卿夜賦詩示同遊
者

十二日壬辰陰寒韶卿拂曉取道上洛之吳溪
過吳似孫續古約俱行至橫溪訪柳時聲父子

君用不至帝臣從五路嶺先過門舉羽繼至會
宿時聲居

十三日癸巳枕上聞雨是晚以雨宿柳明府新
居各賦一首

十四日甲午陰未曉即行午度太陽嶺晚泊上
坦欲訪雙巖鄭子有子有聞之先至旅寓邀宿
陵雲山房城友業謹審言適相遇於陵雲約翌
日同至赤松是夕子有出家藏先資政北山先
生遺墨及久近諸賢書怡共觀至夜分韶卿書

北山感雪竹賦後舉羽亦題

十五日乙未曉聞意外業聲疑雨起而視之則
霽既飯話良久子有之姪復留飲凝香閣晚抵
赤松自源口入一里許萬松矗翠有亭跨中路
扁赤松山舊樞密潛齋王公塾書今住觀唐元
素易以他書矣沿溪入橋亭扁金華福地郡人
潘繼先篆過橋入三門勅寶積觀額大中祥符
元年所賜與殿中四錦幡及獻花四木狹俱今
猶存入門而右有堂臨池上為濯纓堂默成先

生潘待制良貴書入而為松遊亭又入而為枕
流亭觀之前為卧羊山即皇初平叱石成羊處
也道士王元台謝天與款宿謁冲應養素二真
祠二真初起初平兄弟也松下有遇仙石坐其
上相傳往年唐公李度有目青寓觀中嘗憩茲
石遇二仙問故采草拂其目遂明且祝曰後十
八年當相見郴州及唐登第授郴教有二道士
過之唐不知省道人曰子亦記松下治眼時語
乎既而邀之不知所適方知為二仙云時韶卿

病目甚故道士言之為詳回宿王謝房各賦上
元遊赤松詩

十六日丙申微陽道士水竹唐元素妙虛王德
厚竹泉倪守約房中觀羊石舉羽作觀羊石記
云金華洞為皇初平叱石處予髻而聞之髮種
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
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為寶積觀觀旁祠二仙二
仙即皇初平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顛變
怪牴牾宛然如羊形多為樵牧及好事者取去

道士拾其餘蓄觀中余得借而觀者三處其一在天井東僅十數角斬然羣伏且起復無抵觸意苔茸茸若草藉地可近而玩其一並曲池之岍累石為山叅布伍列犬牙其上卧者十八九伏者十七抵者蹶者十五履險而跂者十三倚而齧跪而乳者十一若觀古彝尊之跡於石形不求全而意自足其一積小坻位置加密跂伏齧乳抵蹶與前變態略同復有拱而人立者竒崛特甚非前所有道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羣羊

伍余曰是不可易左元放之遇曹瞞其化而為羊與茲羊之化為石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茲石若馮而遊若脫而休茫乎日與之對而汨不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為是物乎道士頷笑衆皆沈寤起立若植以余言為然故書以啓後之遊者其所觀三處道士曰倪守約唐元素王德厚云石去初平仙後若干年為樵牧好事所取又若干年道士恚能言之於遊者非有繫故不書妙虛石旁有方竹一叢蕭疎可愛堂名蕭閑樓

有減筆隸物化二字極佳水竹留飲饌王倪各
為煮茗倪之徒石泉趙元清疽發腦纔愈未接
客入小桃源路口有小桃源物化洗耳三石刺
奇古皆餘杭虞似良仲房八分書未過橋為物
外亭過橋有亭泉上有臺名滄浪溪石皆磊砢
水激射為峭峽為盤渦道士徐南華攜酒餽并
青窻王易所書趙元清夢遊小桃源四時詩來
青窻即故樞密王公之孫名進思官惠院號淳
齋善書而好吟以避世立兄子為子使出贅復

化一
作外

榭一
作榭

分田送其妻歸母家而自為道士於此南華酌
酒滄浪臺榭陰下行至岩扉間新構小亭名別
有天地復酌亭上岩扉有諸公題墨新種桃梅
夾道道士周雲岩世昌要會酌樓上石泉之徒
王德謙益之携琴鼓再行午從觀右登丹山行
窮林巨石間觀丹竈及丹石相傳某年丹光見
石上有道人養雞見雞啄丹取之丹即飛去今
立祠與菴祠前舊有老樹並其一中斷倒架上
半於其一附著而生下半則僵立不相接狀甚

嚮一作智

符字下
一有寺
字

怪竒今為改祠道士伐去曾遊者以為言丹山
而左稍下有丹井泉極甘冷一徑出小桃源之
上抵二仙祠回宿寶積觀中西廡石刻赤松山
三大字李陽冰篆偉甚以赤字從大下作火揭
之有火災故置不用而存其刻云

十七日丁酉雨欲往三洞不可遂入城泊祥符
寺待霽取道嚮者以往

十八日戊戌雨留祥符舉羽有塔影霧中深之
句韶卿足之

十九日己亥陰入寶婺觀謁星祠登八詠樓寶
祐丙辰歲郡守謝奕修改剗潛齋王埜書扁今
易以他書矣時拏丁夫急所帶奚奴不敢出市
衢韶卿自同舉羽訪芙蓉盛太博共劇談世故
晚歸祥符

二十日庚子新霽約審言自蘭溪門會於北柵
韶卿父子續古審言登七寶寺塔樓拂塔院至
道年碑石遇且庵徐玉汝於盧士安卜肆韶卿
舉羽甚欲留訪諸老以雨餘得霽重於妨衆遂

成一
作汝

行既出城遇柳齋劉權院梅居邵深道成齋王
玉成於菱塘之東王謝二道士自赤松來西鹿
田寺僧懷玉留而相道韶卿賦北山道中衆客
皆和晡至智者寺山路有亭扁北山唐乾元二
年八月縉雲縣令李陽冰篆書入而為倚松亭
過橋有亭扁靈源小憩亭上又潛齋王公書靈
源勝地四大字置之雲堂後廡寺僧莫之貴也
日夕過鳳凰山法清院山形如鳳凰舊為法朗
石晉開運二年為國恭令改法清山西有一怪

一無
而字

松偃蹇如盤龍院僧圓矩云昔潛齋王公嘗護
以欄楯遊憩其下是夜宿院中

二十一日辛丑有徐生館法清酒狂士也曉起
攜詩見贈有鳳凰山上鳳凰翔之句聯中又以
畊田鹿化石羊為對臨別密謂審言曰余以鹿
比僧羊比道士鳳凰比諸君子審言途中述其
語衆皆絕倒從法清而西過故康懿泰國長公
主墳園未至觀半里有歧徑行五十里至金華
觀登山可至九龍寺上有劉先生講堂劉孝標

讀書處也三洞上為朝真中為冰壺下為雙龍
三石扁皆飛白書立下洞口觀有天下名山四
大字觀之左為椒亭所從入洞路也以山下平
地言之此則山巔然而迢遞寬衍觀之前居民
咸聚則此乃洞天之趾爾雙龍洞口石室明淨
坐可三二百人仰視石室紺碧其隱約可名狀
者為雲物為仙桃為道人比肩而立龍首見其
左而尾懸右石壁上又懸石至地獨黃色俗呼
呂先生藏身霞衣掛其旁有北斗星窠洞穴如

幕願水淙淙從中出即流入右偏暗出洞外溪
澗衆束炬揭裳偃倮踏水入內洞凡三數丈首
背皆擦石舊卧小舟而入今敞漏閣水際既入
復虛曠如外洞水從右流莫測其淺深執炬者
一一相指告見蜂窠石水蛙石石鐘手槌之鐘
聲仙珠累累貫岩石上石門限雲山山前雪山後
雪望之皎然仙笠懸岩石石鼓槌之鼓聲有形
蜿蜒頭角鬚尾凡二屈蟠隱見爪尖皆白石如
玉所謂雙龍也貓一獅子一頭足尾具額有珠

無他
一作他

大龜黑色白蛇斜繞其背首入甲下奇甚筆格
一霜崖粲如繁霜有卷石小竅指面大有水正
滴竅中名仙人硯滴候片時纔一滴仰視洞中
無他漏泉獨此耳浴室石櫺三足蟾懸鐘寶蓋
如名利講臺上所設而加高大海角虎蹲立雲
霞五色欲飛極裏從暗處俯伏遠望洞口水中
所從入處僅一小隙透明如十五夜月名仙人
望月又象足大二小一仙桂水波石粼粼然大
者如浪轉雪山後而左為滑臺為池為田畦町

象足大二
作大象足
二石字下
一有鱗字

高下可數仙人挂衣橫十數丈衣純素袿裊感
摺皆天成又仙人眠石方整可卧仙人帽日月
二宮復從洞口踏水而出凡洞中所見不假一
毫鑿鑿而形狀自然其妙處殆不可言也登山
幾半里至中洞洞口視深處乃暗穴但聞潺潺
水聲束數炬相後先若深井然稍斜向內衆魚
貫而下石滑且險約三十丈至水簾自高岩噴
出下有巨石盛之即不知水之所往水簾出處
前有懸石如鐘又如飛鳳視水簾以下復沉沉

深黑人多不敢復入。臯羽毅然揚炬而前，韶卿續古從之。由水簾之右轉而深入，巨石無數，回視水簾乃在目前。愈深下，復無水，有石筍入空曠中，高可三四丈，色瑩如玉。從石筍而下，極底有石室，燥潔。曾游者留題在焉。回至水簾，漸可望明，而上不如入之險也。然不能深入，則不得盡其奇。來游者率望水簾而止。爾又登山，二里，韶卿父子臯羽續古倩兩山童買竹薪束炬，至上洞入，洞而右為觀音洞。從岩罅越石限。

而入，展轉愈高，扳援至觀音前。其石像天成，垂衣伸一足，如土偶者，但高入岩罅，以炬燭之，僅得其半。而臂與面莫盡見也。旁有潭，深不可近，名觀音井，又名龍潭。復路出，從大洞正面而入，歷三數坡陀，其石上雲霞波浪霜雪石室之類，皆不減。下洞所見，洞口天日之光斜射，洞中石崖上淡如月色，奇甚。內有石梁高挂，深可二三十丈，白龍護其左，蒼龍護其右。又入有天池，深廣四畔，峻壁不可下。池之裏有崖如兩扉而啓。

其一極黑暗中遠望石扉處天光下燭蓋洞
天漏明而人莫知其處名一線天既隔天池不
得復深入也雙龍洞口題名石上韶卿賦三洞
云金華北山三洞天乘髻欲住金華顛春風吹
衣雨洗履瘦節忽拄蒼山烟山高地平走幽澗
根絡石上森楠榎步從虛橋瞰石洞厓色闐世
知幾年風痕霧迹化異物龍首昂左尾右旋就
中暗穴如慕頤急水瀉碧鳴媧絃逝流束炬照
徒涉肩背擦石行拳攣水窮路夷內景得以炬

住一
作往

交燭窮幽玄細文盛波湧浪接皓彩凝雪飛霜
鮮大為獅子虎犀象瑣碎亦復蜂屯然蜿蜒雙
蟠角尾具一一玉爪擎蒼堅穹龜負甲色深墨
長蛇白質相縈纏鐘能鐘磬鼓能鼓不假椽簾
知誰懸直櫺斜檻藏溜室短畦長町移原田青
雲白霓五色霞笑盡敗絮留丹鉛中途經過窳
深宵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隙隔遠見秋蟾
浴海光嬋娟左岩架衣頗橫亘疊摺衆皺垂蹁
躑自餘神怪不可極似鑿非鑿鑿非鑿出登山

非作右
古一

腰叩中洞外視石井聞潺潺入深踏險思縷縷
長竿揭炬後且先水簾可俯心為掉到此十九
歸言過嗜竒不憚厯磊砢足以目故差輕便翻
身却望水簾處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疑復下
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闢却易進玉筍
拔地修而圓宜為淵處乃為屋亦或摩蘚題新
篇同遊疑吾久未出笑謂豈欲井底眠林幽風
起日已晚猶疑高洞山之巔薪蒸可買樵我道
不遠數里仍攀緣傍從右壁入深坼如鐵戶限

瓊為楊儼然海相挂珠絡熟視豈信非夸傳左
為朝真正面入便想笙鶴遨羣仙雲霞波濤仙
衣裳竒詭豈必下洞專歛然修梁架岩起左右
蒼白龍形全望中極底勝漆黑雙扉隱隱起半
邊天光一道燭扉內知此明罅從何穿窬深壁
峭不可往安得挿羽如飛鳶嗟余茲遊尚牽俗
身所驟厯辭難宣但思乞水學坡老洗眼看字
消餘年是夕僧懷玉同歸西鹿田寺止宿寺丈
室後有竒石峭立罅坼間可行林泉幽勝特甚

默成先生潘公大書其處云余往來南北兩山
餘二十年獨未曾至鹿田紹興七年四月十七
日同智者長老法銓來於崎嶇險隘之中得虛
曠寬間之地修篁喬木巨石瀑泉氣象雄偉此
蓋未之見不獨甲於金華也自是評吾鄉山水
以此為第一云其丈室遂榜第一軒上為思賢
閣是夜聽雨軒中

二十二日壬寅曉霽過東鹿田寺廊廡列詩石
內有葉丞相衡集杜五言四韻中二聯云水花

分塹弱山木抱雲稠更宿招提境還同惠遠遊
又僧舍壁間有郡倅金陵吳琳題詩中一聯云
雲暗雨來疑是夜山深寒在不知春潛齋王公
嘗和其後行數里至潛齋所營山橋穆陵御書
山橋書堂四大字下有懶瑣岩岩上有亭亭之
西有石筍又傍岩臨溪為亭臺遠望州城城中
之塔鑽小澗溪如篆文路口有亭扁北山今亭
臺皆蕪廢既下山王謝道士登山取別徑歸赤
松至潛岳寺前帝臣審言同入城韶卿舉羽續

古肖翁取赤松源口虎頭岩下道遇雨抵上坦
旅宿

二十三日癸卯曉霽近午度太陽嶺晚宿柳時
聲居聖傳之蘭溪留詩以待續古先歸

二十四日甲辰過松岩陳粹翁午與臯羽別晚
復雨

二十五日乙巳韶卿父子回抵吳氏書塾客有
問金華勝遊者韶卿以詩叙其槩云赤松上下
雨霏微八詠樓頭重拂衣西港晴來汀草長北

巖幽處洞泉飛風敲定磬鹿春過月滿丹臺鶴
夜歸歷覽因知古詞客盛誇雲夢未全非臯羽
歸後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右金華遊錄一小帙蓋岳南方先生晞髮謝
先生與諸老并先伯父續古同遊之所紀述
也當時距宋失國纔十四歲然觀諸老情思
咸有黍離餘韻而紀述巨細詳悉不遺寫出
北山勝槩宛然在目中信非諸老不能作也
然要之己丑實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也書

歲而不書年者亦猶靖節不書永初之例耳
後之觀斯帙者庶幾識前人忠厚之風云

吳士諤跋

方韶卿浦江人號巖南先生元黃文獻公潛
柳文肅公貫皆出其門先生宋時未及仕而
宋亡遂抱其遺經隱仙華山往往遇遺民故
老於殘山剩水間握手歔歔低徊而不忍去
緣情托物發為歌詩以寓麥秀之遺意龔聖
予嘗論其詩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

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謝臯羽建寧人
號晞髮先生宋相文天祥開府延平先生長
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
被執遂流匿民間之浙水東日以吟詠為事
每遇談宋事輒悲咽淚下宋景濂先生謂其
詩直遡盛唐而上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蘄
拔峭勁餘若陳帝臣吳續古亦皆時之高士
文章巨家也共為此卷夫豈易得哉然懼世
遠而莫之知予故手錄一過而畧述二先生

之行槩於後餘亦不復考矣北山泉石雖自
若而寺觀消毀過半欲究其遺蹤亦尚賴此
卷之存云

天順庚辰十月朔後生郭霍述

晞髮遺集卷之下終

旌德湯
玉侯書

右遺集上卷晞髮道人近藁見呂氏宋詩鈔
初集中今以抄本互相較勘如前例下卷金
華遊錄係毛氏未刻樣本別無所考第正其
可知者而已按濟南王公謂近藁與正集如
出兩手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錄其說於
此以俟讀公詩者考焉六月庠子大業記

晞髮遺集補

續琴操哀江南

粵謝翱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汪姓
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留薊
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丞
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舊
宮人會者十八人醜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
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嘻汪

蓋死矣客有感之者為續琴操曰哀江南凡
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視彼
翼軫客星光允自陪輦轂久涉戎行靡歲不戰
何兵不潰偷生有蹙就死無罪莽莽黃沙依依
翠華我皇何在忍卹我家

瞻彼江漢四之二

瞻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隈亡命無所枕戈

待旦憤不顧身我視王室誰非國人噫嘻昊天
使女縲紲姦黨心寒健兒胆裂黃河萬里冰雪
我峨爾死得歿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爰我酒風吹我裳冰裂我手薄送
于野曷云同歸自貽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
化為別淚昔也姬姜今焉憔悴山高水遠無相
見時各保玉體將歿為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速老麋鹿是遊姑蘇荒草起秣
我馬徘徊舊鄉江山不改風景忽亡誰觸塵埃
不見日月梨園雲散羽林鳥沒吞聲躑躅悲風
四來爾非遺民何獨不哀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粵人
謝翱作讀其詞甚悲因其詞以推其心則其
所悲又有甚於此詞者謂非謝翱作不可也
當宋季年元兵壓境兩宮且以琴酒自娛故
老言度宗在宮中嘗以壺觴自隨盡日不醉

權臣弄國江上之師不暇一戰反以捷聞蓋
必有以壅塞其耳目蠱惑其心志而然歟否
則慄慄危懼之不卹而又何樂於酒藉令長
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
為一龜茲國哉梁蕭繹時江 戒嚴百官戎
服聽講老子中既輟講諜者言魏軍不出四
境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擒身困
縵幕雖拔刀斫案不得悔噫宋季然矣夫人
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其不為鄒忌必

北齊書卷之三
三
為雍門周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
亦能使之立若破國亡邑至聞疾風飛鳥之
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其心快
快奔走萬里若不釋然者嘻亦晚矣天寶盛
時歌者李龜年恩遇無比祿山亂龜年流落
江南每歌數闋四座莫不歎息泣下又况天
地黯然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庸有不以
泣龜年者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
苦之人而有所守者翱之於詞適契焉故錄

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見之矣尚何言哉
尚何言哉 金華吳萊跋

晞髮遺集補終

旌德湯
王侯書

天地間集

粵謝翱臯羽錄

寄江南故人

則堂家鉉翁

曾向錢唐住聞鶻憶蜀鄉不知今夕夢到蜀到
錢唐

南華山

文山文天祥

北行近千里迴復迷西東行行望南華忽忽如
夢中佛化知幾塵患乃與吾同有形終歸滅不
滅惟真空笑着曹溪水門前坐春風

逢有道者

誰知真患難悟此大光明雲散天仍在風休水
自清功名幾滅性忠孝太勞生此意如能會神
仙亦可成

山中夜坐

本心文及翁

悠悠天地間草木獻奇怪投老一蒲團山中大
自在

武夷山中

壘山謝枋得

十年無夢得還家獨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

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花

溪橋晚興

南谷鄭協

窳莫亭基野渡邊春流平岸草芊芊一川晚照
人間立滿袖楊花聽杜鵑

錢塘晚望

錢唐江上夜潮過秋靜寒烟白露多吳越青山
明月裏舟人齊唱異鄉歌

月夜溪庄訪舊

歸田柴望

山山明月露何處認梅花石色冷疑水溪流白

是沙清吟幽客夢華髮故人
家相見即歸去已
應河漢斜

觀水

古為徐直方

滄江無盡水夜夜隨潮去
若復作潮來滄江止
不住

秋夜泛舟

橫舟何新之

飛星曳寒影野水淡碧空
人生定何物扁舟空
影中何年有宇宙生此木末風有力不向上難
到蓬萊宮空攀棲鵲巢搔首如飛蓬俯仰慨今

昔此懷安可窮

歸去詞

石髓王仲素

種松雨濯髮折筍春墮指
長嘯歸去來滄江一
天水

玩月有感

草堂謝鑰

入夜茶甌苦上眉眼花推落石床棊
舉頭却恨
天邊月顛倒山河作樹枝

退宮人

雲西陸壑

破篋猶存舊賜香
輕將魂夢別昭陽
只知鏡裏

春難住誰道人間夜更長
父母家貧容不得君
王恩重死難忘東風二月
垂楊柳猶解飛花入
禁墻

散策

菊屋何天定

孤坐忽不樂出門聊散行
溪喧亂人語樹偃碍
農畊雨徑莓苔積陽坡
草木明道逢九十老相
對話承平

西窓

埜處王粲之

西窓枕寒池池邊老松樹
渴猿下偷泉見影忽

驚去

春日郊行

出門逢柳色忽過埜橋西
坐石看潮長隔花聞
鳥啼地隨芳草盡樹與夕陽
齊不是桃源路行人亦自迷

年年

觀山范協

年年如燕一還家又訪幽居
過水涯風雨滿城
春欲暮山中猶有碧桃花

訪隱者不遇

東窓吳子文

道人入山訪道人山深俗朴雞犬馴道人不見
道人去豈穠草木無邊春

采菊

竹坡韓

擷我百結衣為君采東籬半日不盈掬明朝還
滿枝悠然何處是千古正如斯

曉起

曉山林景怡

天雞弄喔咿殘星在斜漢整衣出幽扉山城漏
初斷微微水風生冉冉田露散此時遊葛天淡
然空百羨海色上寒梢漸失梅花面

宋學士景濂著謝先生傳云天地間集二卷
此蓋未完書也好古之士必有藏是詩者

陸師道識

天地間集終

旌德湯
玉侯書

登西臺慟哭記註

浦陽張丁孟兼

登西臺慟哭記者粵謝翱之所作也宋丞相文信公值國亡數起兵南服朝布衣也倘有大志會丞相開府時杖策軍門署以為諮議參軍後丞相死翱慟知己之不復故登斯臺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其魂若其慟西臺則慟乎丞相也慟丞相則慟乎宋之二百年也西臺者子陵之西臺也始朝哭於夫差之臺勾踐之國又於此升臺而哭者亦登峴踐華之意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

明年別公漳水湄

按文公丙子七月開督於南劍時德祐二年也公時年二十八明年正月文公引兵趨漳

州謀入衛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兵出梅嶺其別者是也按稱唐魯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稱董晉為隴西公之類

後明年

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

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

也

按戊寅十月文公引兵至潮陽十一月兵潰被執遂北徙留燕至至元壬午賜死時年四十七謂其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者蓋指其題詩張睢陽廟也

予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

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

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遠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

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

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馬

按乙亥文公募兵於贛州後守吳門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公過

姑蘇而哭也在乙酉之歲時年三十七乃落魄吳楚間始有屈平遠遊之志而其志誠可哀已又按公祭文云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老淚如霰其間以記別時語而不忘可知已夫差臺在州治之西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

此丙戌年

也按行述謂公是年過勾越行禹窰間北鄉而泣馬時有冬青樹引別唐珏玉潛云

又後五年及今而哭

於子陵之臺

按乙丑年公從先君鑰登臺時年始十七後丁亥公復過而哭馬謂今者在庚寅之冬時年四十二矣公

之所以必記其年者蓋不忘其先後本末之事焉

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

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

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

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

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

按友人甲乙若丙者意為吳思齊馮桂芳翁衡

也今雖不知其然惟三人同登時詩可攷見也三人者皆知公之心故與之俱而比其名者隱之之辭號慟者三蓋節之以禮也又

念子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

君馬今予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復東望泣

拜不已有雲從西南來滄茫鬱氣薄林木若

相助以悲者江山人物睠焉若失云者其乃痛宗社之隕絕乎謂

親之不可見乎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

兮何極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

食歌闋竹石俱碎古之人有遭讒逆逐者或閔其魂魄離散而

紙招我魂正此類也然文公既死而公以歌招之者其有得於古道焉蓋

公雖哀而不過乎傷而傷之在彼是皆至情惻怛得情性之正非若婦人

慟而已按朱鳥南方宿也味鳥首也春秋傳古之火正或食於味故味謂

之鵠大而火正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故也蓋宋以大德王而繫

於南化云者以其雖化而化必於南文公有功於宋猶星有功於火也

以朱鳥配於宋焉其友方鳳過公墓有詩懷之朱鳥食何向正謂此也歌

闋竹石俱碎蓋哀之深而不自知也於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

憩於榜中榜人始驚予哭相向者與客相向而悲也喟嘆

臺若干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

舉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

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邏舟者巡舟也移榜

以寄所思者蓋哭始後而悲之未忘也亦情性之正而不為事物所移

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君子之心忠厚之至也至於雪

作風凜雖不可留又且登岸宿乙家復賦詩懷古其明日益風雪

於登臺之心則一而已斯可見公不忘之意也哉

別甲於江予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
其後甲以書及別時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

西臺勸定也註

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予曰
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
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為文詞因以達
意亦誠可悲已明日者登臺之明日也別甲者別思齋於江也與丙獨歸者與桂芳而歸又明日至其居也甲後書來謂風帆怒駛蓋甲與公同氣其所見者響應若是非真有神之助也蓋公之至情達乎中正而若有見焉其為萬悽愴之著也如此按嘆息謂阮步兵者此特援比其哭之一辭若公者又非其比矣予嘗欲做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令人不有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

臺之歲在乙丑云

按公行述謂多所著書如季漢月表皆採獨行做秦楚之際予未得而盡見也登臺

後二十六年者在庚寅之冬其後六年公卒於杭思齊方鳳竟往杭買舟載棺至釣臺而葬焉其後會稽楊先生維楨為文以哀之而刺之墓上仍題其墓曰粵謝翱墓蓋從其初志焉予謹按文公死年四十有七今公之死也如之嗚呼惜哉

箕子痛殷亡過故墟而欲泣焉以為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歌咏者憂宗社之音也今翱之痛哭西臺也又豈異於箕子與且翱在勝國時無祿位之寄及運窮物改而能慟夫知己以及於國跡之異於箕子也然則居箕子之位者乃反不見其歌而亦不

見其慟也其本心宜何如哉百世之下秉貞
尚義以能發乎中心之憤憤者非翱其誰與
予後翱之生於是忘其愚陋本諸遺意以詳
釋其記使後世知有箕子之歌於前而有翱
之慟乎後也雖然若翱果未可喻於箕子也
吾獨惜翱之時有箕子之位者而無翱之慟
也後之秉史筆者尚庸攷於斯清河張丁識

子陵臺荒寒壓江水過者恒覽古賦詩未聞
於此野哭者而翱也於此野哭蓋不獨異於
今之人也鳳讀其所為文詞竊以不及與於
斯哭為恨或者他日得携手相與大笑胡盧
絕倒於斯臺之上由百世之下觀之詎謂哭
者之非笑笑者之非哭也東陽方鳳

管楚屈原傷其君之既死憂其國之危亡而
離騷諸篇作焉然說者往往失其旨趣於是
乎原之志鬱而不得伸矣至朱夫子集註之
出而後其義皎然大明故朱子自謂死者可
作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焉蓋不誣也
今觀粵人謝臯羽父所為登西臺慟哭記蓋
亦慟斯人之云亡閔亳社之既屋義激於中
而情見乎詞亦庶幾屈原之志哉然其文多
隱語不有好奇古急義之士殆莫能羽翼發揮

西臺博覽記 卷六
以暴白其事於來世也而浦陽張丁迺獨能
為之分章析句次其日月定其名氏必求當
時之事以實之忠厚哉古人之用心也抑又
觀臯羽父之辭有曰今人不有知予心後人
必有知予者請以朱子之自謂者而頌丁固
將可以少慰臯羽父於地下乎 金華許元
文丞相忠義明白世多為之記載禮部侍郎
鄧公光薦作續宋書最為詳備文公之將校
名姓往往在焉然不及於賓客故謝臯羽先

生幾失其傳賴其遺文多傳於學者而西臺
慟哭記則有張丁為之注釋考訂精密儒林
稱之然記云過張睢陽所嘗往來處此蓋題
信之永豐張睢陽廟非常所往來處也素之
曾大父汝南郡公為吉州司理叅軍公適家
居知遇尤厚尺牘尚存讀此記為之太息久
之竊為文獻之邦比諸老淪謝丁之博雅誠
可嘉已 前史官臨川危素識
常人之情久則淪淪則忘故忠臣義士慷慨

奮激於一時者易久而不變者難文丞相拘
囚燕獄百計降之不得歿之時距宋亡已四
年謝臯羽西臺之哭距文丞相之死又十二
年此豈常情之所可論哉張孟兼為臯羽注
釋能羽翼夫忠義者是亦忠義之流也 豫
章揭汝識

宋三百年以道為國三百年後士之死社稷
者相望而丞相文山先生之歿嗚呼烈哉死
宋死於道也當時士之受知於先生者不一

人而謝臯羽獨不忘臯羽之不忘文山由文
山知臯羽者厚文山之知臯羽臯羽之不忘
文山皆道也後之讀西臺慟哭記者將有感
於斯夫清河張丁學古道者也臯羽之死久
矣而丁獨景慕之表章之咏歌之君子曰文
山之英風盛烈與日月爭光於天地間固不
待於記不記然不記則臯羽之義不白而丁
之服膺臯羽者不著然則丁者其太史公所
謂附青雲者非耶 臨海陳基書 其書不具

謝公以布衣從文丞相起兵閩中其事不見
宋史而任士林蓋嘗為方鳳書之是時元始
有天下言者尤多諱辭翱既慟西臺尋卜地
於臺之南岍睦人許之作許劔錄及翱死錢
唐嘗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
許劔之地鳳與吳思齊遂如其言而葬焉三
人者予嘗合而為傳高風餘韻至今令人慕
之丁固方先生里子也宜於潛德有以發其
幽光觀翱此記雖羈孤山水間未嘗不慷慨

自偉以是知天下之可悲者有所在矣彼不
自悲而人亦莫悲之何哉洪武二年夏六月
既望金華胡翰敬題

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雖
使亘萬世不朽可也謝翱先生公門下士也
國既亡而公亦死傷悼激烈之情每託於文
辭以自見於是西臺慟哭記作焉太史公曰
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
豈先生之謂乎吾友張君丁雅好古道取先

生所為記訂其歲月演其旨意而使之傳其
用心甚厚又豈太史公所謂附驥尾而行益
顯者邪嗚呼是其可傳也已 烏傷王禕謹

跋

宋丞相廬陵文信公當德祐乙亥開閩鄉郡
興師勤王一時賓客將校號稱多士魯先魯
大父監簿府君實與焉嘗著幕府錄紀其姓
名爵里甚悉魯幼時先人每為歷指其人而
道其終始大槩魯至今識之後從先友杜徵

君又聞其道公客謝翱先生行事心尤竒之
獨竊怪錄中乃遺其名姓及觀翱所著登西
臺慟哭記然後知翱以次年丙子秋始從公
閩閩則是時大父已從樞密家公辟遂去而
歸隱矣蓋與翱已不相接宜翱之姓名不著
錄中也公以元至元壬午伏節燕市後二年
甲申其弟文惠公守臨江首訪先大父王筍
隱居適公客何時先生亦自臨川來會遂相
與入紫霄巖登九仙臺賦凌雲之篇悲歌慷

西臺博覽詩言
十一
慨聞者悽愴山中人至今傳之讀翱西臺之
招蓋先後而同音者也於乎悒矣翱文與古
此記尤類庾辭隱語浦江張君孟兼為之考
歲月徵事實使讀者瞭然張君之用心其賢
矣乎然則讀斯記者其亦有所感發矣夫
洪武辛亥暮春之初臨川曾魯題於冰廳
羽罽翁之記至欲放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
秦楚之際蓋太史公之著月表也以月為紀
記事之所起而不書元年所以明天下之無

統也夫秦之既壞楚之方興天下擾攘運數
迫促不可以年紀此月表之所由著也羽罽
之為豈不忠乎國亡矣天下不復宗矣而翁
獨以其無統也尚宥其為朝周者乎且記之
作猶諱避於辭豈有俟於後之知也烏乎翁
之為固不望於後知則辭之諱避又安得不
藉於人而始明乎愚讀張丁之疏而益有感
河東李著
予家有先子手抄謝皋羽詩文一編予自年

西臺慟哭記
十五六時輒喜讀之如西臺慟哭記至今猶能成誦然非胸中磊塊有悲歌慷慨之意者未必知好之今張君乃為之章分句析而疏其義則其深知篤好抑有甚於予者矣予所藏本首篇稱丞相信公不稱故人唐宰相魯公篇中又無榜人始驚予哭以下至移榜中流數語餘亦有數十字不同似為善本恨不得見張君相與考其異同而定其句讀也

澗源徐贄民

宋丞相文公死國之十二年其客謝羽臯父率同志三人為位哭諸子陵之臺作楚歌以招之後復紀其事名曰西臺慟哭記以俟夫知其心者浦陽張丁述以示予予得肅觀焉曰嗟乎忠義之在人心猶元氣流行於四時初不以古今而有間也羽臯父嘗望姑蘇過越臺而哭公矣而必登斯焉以哭而記者其以東都節義之盛始於子陵而宋三百年養士之報終於文公也子陵之於故人不以貧

西臺慟哭記
賤而易其守羽皋之於知己又豈以存亾而
異其心哉君臣朋友出處死生之際必如是
而後為無愧也其義微矣今去之百有餘年
忠憤抑鬱之氣尚勃勃於言意之表則當時
之雲物助哀江流有聲理或然也嗚呼羽皋
父其亦悲歌之士歟丁也從而表章之殆所
謂後之知予者矣然則羽皋固無負於文公
而丁又有功於羽皋也邪 贛上錨丞直書
予嘗聞之禮經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

馬今觀謝皋羽之哭文信公於西臺也殆不
可以斯律求矣皋羽始叅文信公軍事其志
將以有為也未幾國亾而公竟以節死故皋
羽之哭哭宋祚之不救也哭公與已志之不
得伸也夫哭宋祚之不救哭公與已志之不
得伸則雖終皋羽之身不能無哭矣又惡計
其墓之有宿草與否邪若曰皋羽徒慟公之
死而哭之豈知皋羽者哉浦陽張君孟兼出
西臺慟哭記示予故書皋羽哭之之心以歸

西臺慟哭記
永嘉鄭思先

登西臺慟哭記粵謝先生翱之所著也先生故丞相文公之客記為丞相作也先生沒將百年矣是文雖在而鮮有知者浦陽張丁一旦表章而出之且復訂其歲月覈其事實條分而章析焉予聞天下有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義也丞相盡君臣之義於艱危之時先生盡朋友之義於死生之際君臣朋友之義一而已矣當先生作斯記時已逆知後

世之必有知其心者百年之後而張君為之發揮豈非天理民彝不可泯滅而義之在人者千載而一日乎翱也昔日慟哭於西臺今也吾知其含笑於地下矣 蘭江吳沉 晉處士陶潛疾劉裕之篡遂作飲酒詩以自宣其悒鬱之氣然皆廋辭隱語人莫能測後百年獨韓子蒼疏而註之俾讀者皆得知潛之用心亦忠厚哉吁微子蒼誰知潛心者後潛數百年下若有謝先生翱者痛宗社之屋

西臺博覽詩話
悼文公之忠登臺而慟哭遂為之記其辭類
潛時人亦莫能識後翱數十年有若張丁疏
而釋之使先生之事不泯微丁則誰與歸吁
張亦子蒼之流歟 衛人高延

當宋之凶丞相文公舉兵閩粵起而從之者
多一時名士粵人謝翱時在軍府為諮事參
軍後軍敗公就俘執留燕京九年卒不屈以
死翱感憤亡聊恒往來吳中遇幽閒孤絕之
所輒設位慟哭以泄其悲思翱真竒男子也

而公之忠義足以結人心激士氣槩可想見
然則宋祚之不復豈非天乎豈非天乎西臺
慟哭記翱所著也文極高古而言多度隱浦
江張丁為之疏釋將以傳於學者令世之士
弄筆墨為藻繪之文日不暇給而丁獨用心
於此噫殆亦有志者哉 臨江鐫永之識
漢丞相諸葛武侯卒蜀人巷祭野哭當時不
能禁宋丞相文公欲為武侯事而不可得卒
不屈其志以死江南人哀之有甚於蜀人哀

西臺懷先詩言
五
武侯者三山謝翱臯羽其起兵時諮事叅軍也望夫差墓過越臺登子陵臺觸物悲慟不能自已固宜然既自號晞髮宋纍又作為歌詩慷慨懷古且匿名記其事以自偉豫求葬地於子陵臺側將自附於梁伯鸞類若有意於警發憤憤者張孟兼恐其事湮沒取其文稍釋度隱而傳之盖有見於此雖然先正有言觀大節必於平日 新安病士敬題
嘗謂以忠義名世者人雖云亡後之君子仰

之企之不翅猶日星之麗天蓋以扶植彝倫有繫於風教焉文信公為宋社而死忠也晞髮翁為信公而慟義也忠於革命義於知己死為君慟為友忠義兩盡彝倫攸著宜乎諸公歆豔贊咏之不已也張孟兼氏裝潢成卷既章分句析詳釋其記且復題識於左方亦莫非由忠義而發是則懷賢尚哲秉彝好德之心從可知已豈不為世勸哉 浦易鄭濤
予每讀鄧康莊公撰曾大父墓誌有曰閩人

謝翱奇士也嘗與處士雪夜放舟登子陵西
臺擊石作楚歌教振林谷意悲憤人莫識也
新安汪九成書其碑陰謂人莫識讀者誠莫
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皋羽宋文丞相
客文公死於義胥與招魂望祭感慨悲歌亾
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
則所謂登臺若甲若乙若丙者疑非予處士
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為處士子孫者不
能追先代之志而浦易張孟兼氏乃能留心

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
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
意者歟今人不知予後人必有知予嗚呼君
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
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
矣惜乎予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生之舊也
東睦馮城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
應者黽勉赴難踣而復奮所謂親疾雖不療

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
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翱以布衣
叅信公軍公甚禮之洎公北上以死翱於蘓
臺越臺巖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南風之
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
徵不食死翱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
不負國翱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
則將如江東之為矣予聞江東好論申包胥
魯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翱之三哭得非有

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
記冬青樹引等篇命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
而訓釋其實翱之義益白矣他日二謝伯仲
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 博陵林光弼敬
識

嗚呼古所為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
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翱西臺慟哭記可
知已翱嘗客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署為
諮事叅軍宋亡七年而公死之公死九年而

朝凡三哭之公於宋為忠臣朝於公為義士
公之心不以宋亡而異朝之心亦不以公死
而異忠臣義士之所為固如此也雖然古之
哭者多矣若趙壹之哭哭馬陟也阮籍之哭
哭窮途也唐衢之哭亦不過自悲其身世而
已皆在所不必論獨申包胥秦庭之哭所以
存楚於既亡也賈誼之所謂可慟哭者將以
銷漢七國之亂於未形也至今讀左丘明春
秋傳及班孟堅漢書者未嘗不稱包胥之忠

而服誼之先見噫朝之心豈異於二子者哉
向使景定咸淳之際國無憐人朝豈不能效
誼陳可慟之策以救宋於未亡四鄰之國有
如秦之彊者朝又豈不能效包胥之哭以興
宋於既滅惜乎天命已去朝無所施而徒為
無益之慟於銅駝荆棘之餘此有識之士所
以不能不悲也吾嘗讀公傳公客如杜沂等
皆牽聯得書而朝獨不與焉惜哉 括王騎
識

宋有天下三百年人主之馭下率以禮義故
廉恥之風不忘迨其衰也臣子之慕義者一
何多邪文公之盛蹟著在當世固不待贅一
辭至其門人故吏亦往往為之守志不移放
浪山水間悲歌慷慨烏乎宋之得人何其盛
哉 金華葉困

臯羽此記讀者皆稱其感知已之遇而多文
公之得士然記作於至元中辭旨隱約時已
不能盡曉况傳之愈久乎予友張丁乃釋之

如燭照數計秋毫無遺所以圖其不泯者至
矣噫張之存心抑何厚歟 吳郡吳植

字子立
巖州人

以處士徵授
藤州知州

古文一首粵人謝翱記哭文丞相之作今國
學錄張丁考記中地方人名歲月為之註嗚
呼古稱畸人劍客策士竒才若翱者似之矣
蓋義而有俠氣者歟 此等人閔已志之欲
伸甘殺身而不悔顧生世之不偶獨抑鬱而
無誰與語故嘗青春白日潛行曲江西遊咸

陽縱觀秦皇帝宮闕時之人焉得而知之也
哉嗚呼使天下人皆不負丞相如翱者時事
未可知也嗚呼翱沒後又幾年天生我
皇起自江淮提三尺劍用天下智謀勇力抵
大梁掃故宫電行幽冀隳其九廟幕南遁逃
穹廬滅跡珍寶圖籍輦歸中土廓天地之正
氣洗日月之重昏雪諸夏之積憤讐
見辱翱不幸不生斯時其功名豈不可立致
也歟余又聞蒙古之臣楊總統者毀宋渡江

以來諸陵有士人以牛馬骨至彼易之負歸
瘞藥逕寺冬青樹下惜不得士人姓名豈不
可與翱同傳也哉或曰士人會稽唐珏也
安人劉夏題

題謝臯羽西臺碑

安陽韓性

零陵斷石青如天七星下貫寒蛟泉神訶鬼護
萬萬古中有處士西臺篇臺前月色為君好斷
港馳啼蕙花老酪瓶羊炙試招魂一片丹心向
晴昊邯鄲枕冷泰山秋海樹不着人家愁晞髮
陽阿向天籟鳳凰作使追靈脩紫霧黃塵窺下
土清都仙人半空語汶楸十九春鬼長玉雞吐
綬闈扶桑

西臺慟哭詩

義烏傅藻

一生忠義薄雲霄
慟哭西臺賦楚騷
今日淒涼江上路
何人重為薦溪毛

金華潘闕

謝公管為蒼生起
從事曾蒙相國知
杖策轅門資畫諾
運籌幕府異能為
漳江此日初云別
大夏當年已不支
祗道開邊同所誓
可憐鑄錯悔應遲
血辭懷古悲歌處
白練如霜賜死時
太史直書無以貶
先生慟哭有餘思
同心肯學哥舒翰
抗節能儕介子推
吳越傷心非舊主
金湯觸

目盡遺基百年驚
見文章在一代仍
嗟氣運哀南土衣
冠方寂寂中原禾
黍重離離正人端
士餘無幾孝子忠
臣更有誰遙睇西
臺堪隕淚清風穆
穆子陵祠

渤海高啓

峨峩子陵臺其下
大江奔何人此登
高慟哭白日昏哀
哉宋遺臣舊客丞
相門丞相既死節
有身恥空存北望
萬里天再拜奠酒
尊陰雲暮飛來恍
如載忠魂所哭豈
窮途中抱千古冤
上悲

疇一
作橫

宗周隕下念國士恩淒涼當世事感慨平生言
空山誰知哀惟有猴與猿豈不畏衆驚聲發不
忍吞人言天有耳此哭寧不聞願因長風還吹
此血淚痕往隨燕山隅一灑宿草根田疇去已
遠茲道不復論作歌悼往事庶使薄俗敦

豫章涂穎

炎精昔年淪海底天下兵戈猶未已南冠宰相
獨羈囚壯士悲歌咸義起謝翱臯父古遺直解
種冬青向蘭汜時從嚴瀨俯高臺慟哭無言懷

憤恥果卿巡遠往來處涕泪秋風別知己山川
荏苒變星霜岐路蒼茫暗榛枳誰憐宗廟盡禾
黍鳳杳龍沉天萬里金鍾大鏞世所重喬岳泰
山人仰止綱常千古在扶持忠義一誠那可比
燕雲回首生愁絕楚些招魂空徙倚乃知亳社
屋竟成三百餘年若流水當時南北莽空濶大
運由來有興否申甫云亾返嶽靈傳巖巖歸去騎
箕尾丁君慷慨思前哲珍重遺編襲緗綺羣賢
鉅筆等長杠競以文章誇侈靡嗟予拙朴才力

薄高揖清風，酌芳醴烟雲浩渺。江海空徒使作詩傳信史。

雲易宣岳

朔風卷地氣冥冥，山色江南失舊青。吊古登臺惟慟哭，寒墟隕絕少微星。
鄢郢丘墟社稷傾，包胥晝夜哭秦庭。當時自藉扶巔力，今日憑虛涕獨零。

豫章揭傒

忠義夙所尚，殺身良已悲。溜滴可穿石，此志寧

有移灰者，既與國哭者，將為誰俛焉？念疇管五內，斯如摧高臺，曠茫茫浮雲莽西馳，掩冉蔽寒日。於以增所思，疇言百年後，識者猶淚滋。尚其作青鑑，播以為聲詩。

會稽唐肅

宮中六更初，絕鼓藍田璽。玉沉厓浦廬，陵忠肝一斗血去作蕤。然山下土桐川木落，秋日顏有客歌上嚴光臺。石根敲斷竹如意，萬里北魂來不來。南風又涸灤河水，故老寥寥知者幾。誰似

睢陽李葉孫箋簡能禪兩朝史

洪武四年春二月九日題於會試之對讀所

右諸公跋語并詩俱見宋遺民錄內劉基詩一首已考正著見於前不錄於此十一月十五日記

登西臺慟哭記註并附錄終

旌德湯玉戾書

冬青樹引註

浦陽張丁孟兼

冬青樹引者宋文丞相軍門諸議參軍謝翱之所作也宋蕞宮在會稽境內元楊搢統欲利其金玉以宋王氣在是矯詔發之當是時山陰唐珏見諸陵已發迺策暮夜使人收貯遺骸骨葬蘭亭之山種冬青樹為識翱珏之故人也至元丙戌入越嘗登越臺慟哭丞相故時有斯作焉自古忠臣義士所見略同若唐謝之為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

冬青樹山南陔九日靈禽居上枝

山南陔者山之南邊也九日者湯谷上有扶

木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昔羿射日中其九日九鳥皆墮惟一日鳥靈禽者鳥也鳥者陽精也精為魂今九日居上枝者魂升其上也日者君之

象也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

按至元丙子元兵入錢塘

殿後楊搢統易宋內為諸浮圖造白塔於興元寺徙置諸陵遺骨及天下民籍戶口其曰星在尾者歲在寅也猶唐薛仁貴為吐渾所敗嘆歲

在庚午星在降婁之類以今
所言其必有不利于時者矣
恒星晝墮夜不見七度山南

與鬼戰

恒星者嘗見之星隋天文志恒星者在位人君之象也夜不見猶春秋傳日夜食之類七度未詳山南已見上與鬼

戰未詳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

粟見離離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

金粟山名昔唐玄宗至睿宗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蟠鳳翥之勢謂近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今宋陵寢既獲安矣故援以比耳離多貌言其陵之多也白衣者衣以白衣也昔燕丹送荆軻易水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况其有君臣之義乎靈禽即鳥也杜甫拜蜀鳥之魂者良有是乎

予既注臯羽登西臺慟哭記又以此詩讀者
未易通其詞肯故為之疏以便叅攷而自質

焉適文獻黃先生之門人傅藻氏以書來謂
聞之文獻者曰楊總統初欲利殯宮之金玉
故為妖言以惑主聽而發之越中王修竹一
日出金帛與諸惡少眾皆驚怖而請曰平日
且不敢見今乃有賜不審欲何為雖死不敢
避因徐謂曰爾輩皆宋人也吾不忍陵寢之
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
以下欲隨號收殯爾眾皆諾遂夜往收貯遺
骸骨而葬上種冬青樹為識此歌之所為作

也其說如此予以舊注頗有異同亦既以書致鄙見於傳君矣故未即以舊聞非是而未加改定姑錄一通寄傳且書來言於此以問該洽者庶幾予言或可再正而未晚也丙午正月十日張丁識

浦陽張君孟兼取閩人謝翱為宋丞相文公所作西臺慟哭記詳疏其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樹引并疏之於卷末且以寔宋遺骸事為唐珣及王修竹而疑其異

同予謹按郡先生霽山林君當宋亡時忠義耿耿有南山有嘉樹及商婦怨等詩見所著集中嘗與唐珣收宋遺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誌有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說之句蓋先生乃王修竹門客先生與珣所為王益與知之矣夫謝翱在文公之門傳公者曾不及翱非張君茲述殆泯滅不傳今書珣之事而霽山林君不與焉豈非闕乎予因併識其事以釋君之疑

且以副君好古博雅之盛心云
洪武五年二月十九日孔希普識

冬青樹引重註

余曾註謝皋羽西臺慟哭記以未得見張孟兼註為恨曹叔則出其
註示之則頗疏誕余之註若未可驟廢也其註冬青引亦然水閣雨
餘因憶舊聞為之重註非欲以蓋前人也余與孟兼所遇之時不同
孟兼之去皋羽遠而余之去皋羽近皋羽之言余固易知也癸卯中
夏藍水
漢人識

冬青樹山南陸

蘭亭山在越城之南天章寺即冬青所識之地
張孟兼云遺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為識鄭元

祐云林霽山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按霽山詩水到
蘭亭轉烏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則已明言葬蘭亭矣元祐既載其詩乃
不深惟其義

九日靈禽居上枝

冬青之上有鳥來巢以記異
也知者唐玉潛詩遙遙翠蓋

何其粗也
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其記事同也謂之鳳謂之靈禽
不敢以凡鳥斥言之九日者皋羽過越臺而哭之之時也
知君種年

星在尾

尾在析木之次謂葬年是戊寅也發陵之年羅靈卿云戊寅十二月十二日孟兼亦同之而貝瓊穆陵行以為至元二十一年周密以為二十二年八月則是甲申乙酉也陶九成謂元下江南丙子至乙酉立國十載法制已明安得有此事雖辨其非乙酉然無確據何不以是詩為證也况皋羽作此在丙戌若是乙酉則相去不及一年其事方新不如此為追憶之詞矣

根到九泉

護龍髓

龍髓即六陵之骨也王修竹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高孝兩陵則霽山所收餘四陵玉潛與諸人分任之章祖程曰餘骸棄草莽中霽山以草囊拾取又聞理宗廟骨為壯軍投湖水中購之渙者而得之盛以二函則是霽山所云雙匣猶傳竺國經者一匣為諸陵棄骨一匣為理宗之顱與鄭元祐云兩函為高孝兩朝骨者相背觀後穆陵之骸得自北平則祖程之說為謬

恒星晝墮

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

此言收骨之艱難也恒星晝墮言發陵在晝夜不見者諸人夜

往覓骨不能即得七度鬼戰者凡經七夜或七歷險事也

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

開花時

開花時猶鄭思肖望陳宜中從占城至也

山南金粟見離離

蘭亭山後葬處又分

名金粟堆以其地多桂也知者霽山詩有金粟堆前發吹鴉可證九日桂猶未謝故云見離離

白衣人拜樹下

起靈禽啄粟枝上飛

此皋羽自敘與玉潛同拜陵下之景拜起而靈禽飛也宋陵收骨事山陰王修竹英孫所為而唐玉潛林霽山為之先後蓋修竹富而好禮客玉潛霽山皆在其門張孟兼所謂享諸少年造六石函皆修竹事也鄭元祐所謂背竹蘿為丐者章祖程所謂草囊采藥則玉潛霽山事也其後知玉潛者以其事實之玉潛知霽山者以其事實之霽山因時忌諱故私記有異同耳若原其本末則修竹在霽山玉潛之上其時同事且不止二人霽山集中有鄭朴翁厓山志有政和人余則亮尚可考也

附錄

癸辛雜識一則

弁陽周密

楊髡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錄得當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有紹興路會稽縣秦寧寺僧宗允宗愷盜斫陵木與守陵人爭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說誘楊搃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

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斲理宗頭漉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寶貨回至迎恩門有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允宗愷并揚搃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寺地界並不曾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搃統分贓

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見為寺主多蓄寶貨豪霸一方

輟耕錄一則

南村陶宗儀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錄之傳曰辛卯秋友人端突倪君過余溪上示遊杭雜藁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突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滌灑以養

其母歲戊寅有摠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怙恩
橫肆勢燄爍人窮奢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
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斲殘
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時年
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
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
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
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
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立中

卽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
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為匱
復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
遣之菴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
金羨餘鼎戒弗泄越七日摠浮屠下令裒陵骨
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
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
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
粹首禍者北馬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事者由

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勢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殯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魏我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揖曰籍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寡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

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為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表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悵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竒唐之節

而又竒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
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頽頽凡夢中神所許稽其
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
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
行二首曰馬箠問髡形南面欲起語野麝尚屯
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告土六合
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鑿區區千載護風雨
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
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

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後有夢中詩四首曰珠
亾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
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
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
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
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鴈又成埃
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
奉香來余客錢唐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恙靈
卿既具聞始末謂端容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

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為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河清六合勢一大火運移衣冠道盡卧榻側難容他人鼾睡耳聖朝量包覆燾恩完猶狨吮育亾國遺俗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言之可為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立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與豈所養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具於勢卑位下者之資稟與余又怪世之言命者窮

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况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公孫杵臼強育其真孤今者國已亾唐君玉潛匱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闕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溪羅先生

有開所撰也先生德興人董石林吉翁題其後
曰釋燄熏天墨毒殘骨不啻鞭屍削骸之慘勢
張威懾孰撓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
育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室捐賞仗義集
儔潛遺骸於暴露之後拔游魂於黜擯之中身
首免異處支體脫烈炎視漆身隕鉞者盡在下
風精誠動天竒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
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詹厚齋載道復題
曰嘗疑武王伐商劍鉞斬擊事竊意王者之師

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之又斲其首注太白不
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
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
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
不韋而遭樊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
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勢位非如孤竹君
之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
慘憤激於中毀家取義為人所不敢為於不可
為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

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為傳為之掩卷泣下嗚呼尚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耳不然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怠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異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亟拜亟為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真徵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徵治中

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摠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一

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
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
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
更嗚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
灰玉匣珠繻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
騎捧香來餘七首猶悽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
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
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
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

龍所藏尋常螻螿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
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
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厯
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
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
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
林義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
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
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

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
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
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
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
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窓先生密
癸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
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成
於演福寺剎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
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家

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
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
占寺地為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
黨如沈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
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痛箠
脇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先感寧宗理
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
所藏尤多感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寶氣也理
宗之屍如生其下皆籍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

細簞一小廝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對
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縣其屍樹間漉取水銀
如此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
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
陵使買棺製衣收歛大慟垂絕隣里為之感泣
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夜不絕至十一月
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初
欽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
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

平奉迎易總服寓於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為
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費於官帑者不貲先是選
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觀之最
下者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
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衮冕輦衣於槨中不改
歛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
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
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
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

高宗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為澤所得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內有玉壺瓶一副古銅鬲一隻亦為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并骨蛻者真天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優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恚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屍氣所蝕如銅錢狀以故諸兇棄而不收徃徃為村民所得聞有得猫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

髻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度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寢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勢豪奪鄉人產業後為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鬻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杖而已其愷與楊

髡分賊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羣兇接踵隕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

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又一則

華亭彭瑋

輟耕錄載發宋諸陵事未備謹按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桑哥為相與江南浮圖總攝楊輦真珈相表裏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諸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於是發諸陵實利其殉寶也又哀諸帝遺骸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截理宗頂以為飲器未幾髡胡事敗飲器亦藉入於官以賜帝師發陵時義

士唐珏玉潛雷門先生與尚書省架閣林景熙
竊痛之陰相躬拾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冬青
為識遇寒食則密祭之珏後獲黃袍引兒報德
之夢果生子珙為名儒羅雲溪為傳其事謝翱
為托空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垂九日靈
禽居上枝白衣種年星在尾寅月也根到九泉
護龍髓恆星晝墮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
君此心慎勿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光
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解者

曰謂應在庚金竄甲木也胡運絕於甲辰巳開
先於貞白之詩宋烏啄粟於甲木又開先於晞
髮之句此豈偶然之作哉與鬼託枯骨之靈靈
禽託宋烏之子果天意耶人事也又按元文宗
生年甲辰紀元天曆當時朝臣有引陶弘景胡
笳曲負宸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為受命
之符者甲木之謂也又或問宋國祚於邵子邵
子對以五更頭蓋謂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有曰
大元之後有庚申而順帝以庚申生纔六庚耳

貞白弘景號晞髮道人謝翱也珏又有感雷震
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涼積香雪搖
搖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羊兒年犬兒
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其後至正十九年己亥偽
周張士誠遣平章張士信守杭壞白塔甃城塔
亡而元亦馴至於亡矣大明洪武元年戊辰正
月戊午太祖高皇帝遣工部主事谷秉彛即北
平索飲器於西僧汝納鑿藏深窻詔應天府尹
函而瘞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

月庚辰上覽浙省進宋諸陵圖遂命啓瘞南歸
藏諸舊陵云嗚呼數百年

蕩滌殆盡宋帝泉壤之寃亦隨以雪而義士忠
憤之氣亦得以伸高皇帝之功德巍巍乎冠絕
前古天高而地厚至矣哉夷攷其顛末似亦有
數存焉然是錄所載重複羅傳年月不同白堦
一節可據鄭傳已自與前後不同無可據癸辛
錄年月同失理宗首一節為飲器張本可據唐
林二義士本同事者梧溪集羅鄭傳之乃各立

異不免傳疑今據史臣宋景濂高季迪并儒先
楊維禎王逢原諸集以訂補其未備觀者詳之
成化己丑中秋日華亭彭瑋識

浙江通志四則 毘陵薛應旂

南宋諸陵在會稽之上皇村至元二十二年八
月內為西僧楊璉等所發周草窗雜識畧云初
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歸梓宮凡六七年而
後許既還行在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
受賞所費不貲先是選人楊煒貽書廟堂乞奏

請大臣取神視之冢下者斲而視之朝議以不
欲逆詐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櫛
納衮冕翬衣其中遂不復改斂至此被發徽欽
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祇朽木一段欽陵乃木
燈檠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徒慰一
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
也每閱至此私恨 之深宋茹冤之極然考
之史傳蓋未有足信者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金
人以徽宗鄭后梓宮來歸於時欽宗尚在也至

三十年逆亮謀南侵於是遇害於燕然則葬五國城之說妄矣未幾孝宗登極遣使求河南陵寢金宗曰汝國何捨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明年三月竟以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是欽宗之柩終南宋之世未嘗返行在也然則又安有攢宮於六陵之間耶夫攢宮且未嘗有而木燈又安所寄耶即是而推則朽木之說疑元人當時習聞有逆詐之言故附會妄傳而致記者之悞信耳

冬青引載於野史其詩凡三出而語句不同初疑好事者誦錄之誤近閱趙東山跋語與宋遺民錄乃知唐王潛林景熙收葬陵骨之後謝翱臯羽與景熙各為詩以暗記此事故不同如此獨一首之末云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不知何意予聞楊璉所營浮圖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裏之尖頂若瓠壺者所謂霹靂一聲意指此也楊璉哀陵骨雜牛馬諸骼為浮圖以壓之號曰鎮南而不知龍蛻之餘

先已為唐林二義士所得托固萬年枝之下至今尚無恙也元人徒疑江南王氣未泯而賊璉所為若曰壓襮云者適足以當其心故任其恣肆妄作若罔聞知然人憫於下而斂其遺天怒於上而伐其跡亦足以觀宋德之格於上下者也管人錢唐懷古詩云劫火不燒楊璉塢怒風還激伍胥潮蓋業塢不毀則江怒不息其不平之氣終古如在載考鎮南之跡元人謂在杭之興元寺寺故宋大內也今杭之鳳山門外雖諸

寺畧在然不知何者為興元且改世以來街陌變遷漫莫尋遺塔之跡意者國初收復城隍之際有識者惡之特剗去之耶
元章祖程白石樵唱詩註謂元兵滅宋楊總統發宋諸陵以其骸骨棄草莽中適霽山在越上痛憤不能已乃詭為采藥者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為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渙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於越山之壯且種冬青樹識之又厓山誌云元人

發宋諸陵以其骨沉之水政和縣人余則亮網
之得理宗顱骨而葬焉按輟耕錄元散宋陵以
其骨雜牛馬諸骼作浮屠壓之蹄曰鎮南有唐
王潛林景熙者私以他骨易出之各為匣以葬
初未聞則亮為此舉也殆發陵後理宗獨失其
頭髓蓋胡僧竊之制為飲器至我太祖登極命
宣國公索於元庫久之得於西僧汝納所勅有
司葬之聚寶山後越郡以宋七陵圖來獻上覽
之惻然命返舊骨於原穴凡理宗顱骨其始末

有據如此今曰林景熙網得以葬又曰余則亮
網得以葬夫景燮固嘗預葬骨之舉若則亮元
末人何緣預世祖時事哉此誠好事者傳聞之
詞未足憑也

楊璉所營鎮南浮屠入國朝來無跡可考今按
元史續編至元二十二年秋九月上命建佛塏
於宋故宮二十五年載西僧楊璉真伽以宋宮
室為塏一為寺五元人陳剗中鳳凰山詩云浮
圖百尺聳亭亭落日鴉啼野蔓青至國初貝瓊

穆陵行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堦今不見是
鎮南在元固屹然存而入我朝方泯此則國初
剗去之也又楊髡建堦本為鎮壓陵骨之計然
發陵之歲月續綱目據唐玉潛傳謂在至元十
五年十二月元史續編謂二十一年九月周弁
陽謂在二十二年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
九月建佛堦於宋故宮則與草窗所志發陵日
月相繼以是年八月發陵而九月建塔事理相
因最為脗合草窗宋末人也其所記誌當為實

錄若續編載二十一年發陵越明年九月始建
塔則不應陵骨暴曠一年之久至如玉潛傳載
歲戊寅十二月發陵越七日下午令哀陵骨築堦
則與續編建塔之歲月違背凡八甲子此足以
決續編之謬誤也

冬青樹引註并附錄終

旌德湯
玉侯書

是書方欲畢工尋復有所得因增入之凡增
者宋饒歌騎曲序墓碑記丹鉛摠錄論詩二
則遺集中寄韶卿詩金華遊錄跋續琴操并
序跋天地間集跋註西臺慟哭記諸跋并詩
註冬青引二跋重註冬青引及後浙江通志
四則又定二目錄云癸未中秋前三夕記

旌德湯
玉侯書

